

柔 駕 鸯



辽宁民族出版社

紫薇系列

温 柔 鸳 鸯

叶 雯 /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辽】新登字 07 号

青春驿站之三
温柔鸳鸯
叶雯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金城印刷厂印刷

字数：120 万字 开本：850×1168 印张：70
印数：1—2.0000 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潘晓明 责任校对：白玉
封面设计：田三采 版式设计：仲实

ISBN 7-80527-694-3/I·161

定价：98.00 元（每册定价 9.80 元）

內容提要

明知

多年之后的再次相聚不是明智之举

然而

这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的思念

却使她情痴意迷

青梅竹马

患难挚爱

总教人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她强迫自己

面对“天王巨星”的昔日所爱

岁月流逝

可曾改变以往的相互依恋

她迷茫、惶恐

多年来

为何他总是长驻于

她的每个梦里梦外？

每多一次回首，就更多一次迷乱……

1

“哇！这是一次盛大的演出呢。”苏云珊兴奋地说：“再过两个月，贺逸晨要在这里举行一场音乐会，而且所有门票收入都将全数捐给爱滋病研究基金会。”

贺逸晨……林奈儿的手紧紧地握住她铅笔，但表情专注地面对显得异常兴奋的主管。

云珊，这位在亚太地区颇负名气的女编辑，亦就是兼具报导娱乐和新闻的“写真杂志”之总编辑，此刻的样子轻浮率真得像个十七、八岁的活泼女孩。奈儿不由得莞尔一笑。云珊平时是那么沉着、稳定，可是一谈起贺逸晨，竟然也是满眼的痴傻和陶醉。

会议桌的另一端响起一阵雀跃的抗议不平声，奈儿看向鼓噪的来源——慧敏，“写真杂志”最新的记者之一。虽然奈儿和慧敏同年纪，但她觉得自己甚至没有一丝一毫慧敏身上的年轻。从小到大，她总是比同年龄的人要老成，或许是她的人生观过分严肃吧，她一心一意只想让自己成为一名最出色的摄影

记者。

“门票归谁？”慧敏问，并扫视了每个人一眼，口气里透露出一股强烈的自我争取意识。“我一定要去听！”

罗立群，娱乐版的编辑，用他惯有的那种不屑世事的懒洋洋的说话态度表明说：“如果我们社里有弄到任何门票的话，那么有资格拿到门票的人当然是非我莫属了。我劝你别作白日梦了。”

慧敏仰头呼出烦恼的呻吟。

云珊深皱着眉头。“别管门票的事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争取到访问那个男人的机会。”

乔坚，“写真杂志”的资深记者之一，咧嘴泛起一个微笑。“这会儿我有一个主意可以给你了，慧敏。你只要想办法访问一到逸晨，不就有机会弄到门票了。”

“是啊！你说的真对。”慧敏整个人颓瘫在她的椅子里。

这场音乐会的门票一定相当昂贵，奈儿出神地想。贺逸晨自从十七岁跃上摇滚音乐舞台之后，就一直是新闻的焦点人物。他并非天生就是一位巨星，而是靠后天呕心泣血的努力才换来今天的名声、财富和地位。他现在是众所周知的这一代最出名的音乐

家和作曲家之一。还有，他从不接受任何访问。

“我几乎不晓得要不要问。”云珊说、懦弱迟疑的语气完全不象真正的她。

“你们有没有任何人有任何能够让他接受我们的采访摄影的新主意？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一点消息或生活照，去他的，我甚至愿意翻筋斗过整个九龙的所有坡道。”

乔坚现在换上正经的表情，他摇摇头说：“你清楚得很，我们已经试过各种渠道和手段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采访不成的话，那么其他任何杂志媒体也不可能成功的。”

慧敏用充满希望的声音表示，“那好吧，就当他绝不通过他的事业接受私人访问好了，不过，也许他愿意针对这次的募款演出接受访问也说不定。我的意思是，从他这次音乐会的目的看来，他显然很关心爱滋病的研究。”

慧敏的天真引起在座大半数人的笑声。“光把他的名字亮出来，这次个人慈善演出活动就已经未演先轰动了，哪还需要借我们的渠道宣传！”乔坚说。

云珊不断地用擦了红艳蔻丹的指甲敲打桌子。“我已经试过各种我所能够想出来的方法了，从贿赂我认为会有帮助的关键人物开始，到四处托朋友的

关系偷新闻，结果都是一无所获。就好像是他隐藏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但是当像我这种和比我更好的新闻从业人员费尽千辛万苦后，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奈儿强迫自己放松紧抓着笔的手指，但是接踵而至的压力却使她把笔抓得更紧。

云瑞，云珊的得力助理，扮着苦脸说：“大多数公众人物都至少会回一封礼貌性的拒绝信函，但是从他的公司啊，你休想得到什么回复，连个简单的‘不’字都别奢想。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每个月都会试着向他的公司做新的接触。但是那男人的四周就像是围了坚固的石墙，没有人能够见到他的。”

奈儿垂眼看着手中的笔，她听见自己说：“我能够见到他。”

空气顿时隐入一片茫然的沉默，接着每个人立刻又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纷纷。

当纷纷起落的声音离她愈来愈远，直到她再也听不见，一个悄悄的想法爬上她心头，奈儿感到一股隐约得象是释然。

是宿命的安排也好，是她自找的也好，她只好坦然去面对那一刻了。



一周后。

“哪一位？”一个男人的声音透过嵌在石圆柱上的通话器传来。

“林奈儿——写真杂志。”奈儿简单扼要地报出她的身分。

“进来。”那个声音说。

巨大的铁门缓缓敞开。打通了进入贺逸晨的沙鹏湾海滩私人土地的入口。她驱车通过入口，然后透过照后视镜看着铁门在她车后深深关上。那道高宽的铁门把门内与门外隔成两个世界，它会保护住在里面的人的安全。她感到一种异样的欣慰。

车道一路弯延，她绕过第一个弯路之后，铁门外的车声人语已经被抛得老远了。沿着地势向上爬的斜坡，通过一片如茵的绿草地，她只能听见鸟儿的啁啾、棕榈树的沙沙叶片摩擦声，以及隐约的维多利亚海洋海水耳语声。

当车身钻出浓密的树道，奈儿看见了那栋大别墅，一座跨卧在坡顶，以蓝天为背景的石材建筑。一

簇簇的红色九重葛荫临别墅的正面入口，别墅东翼的格子墙上盛开着成片的白色玫瑰。

过去几个月来，她只是生活在模糊的紧张和压力下，那种若有似无的压力仿佛冬末的冷风在她周身徘徊踌躇。但是当她的第一次看见贺逸晨的房子，而且晓得他就在那里，等待着她那些紧张和压力突然堆聚而来，聚集在她的皮肤上。

她刚跨出车外，别墅正门的其中一扇柚木前门便打开了，一位睡眠惺忪的大汉走出来。他微卷的头发，与其身上所穿的色彩鲜艳的夏威夷衬衫，形成极为不调和的夸张，而他脸颊上的一道疤尤其增添他那张脸上的凶貌。

他面无表情地伸出一只手。“我是邦大。”

“林奈儿。”当她的手被他的大手吞没时，她说。然后他绕到她的车后打开她的后车厢，倾身拿出她的行李。“我想你还是把它们留在车里吧，”她赶忙表示，“我不肯定我会不会留下来。”

“先拿进去再说。”

“那……把那个黑色的袋子留在车里。那里面是我的摄影器材，我现在还不需要用到它们。”

“依我看，最好现在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进去。亚晨说你至少会在这里待一个晚上。”

“亚晨？你是指贺逸晨？”她强忍着不去从那个粗犷的大汉手中夺回她珍贵的摄影器材。她向来不喜欢别人动她的宝贝器材，更何况是一个看起来这么粗手粗脚的人。

他直起身体，拎起她的所有大小行李袋。“不然你以为我指的是谁？”

她心想，看样子，这位大汉还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她所知，数百万的乐迷都以逸晨来称唤逸晨，而逸晨自己签名时也签逸晨，只有极少数与他关系非常亲近的人才叫他亚晨。

未发一语地，她伸手自邦大宽厚的肩上把内装她最宝贝的两部摄影机袋子移至她肩上。“谢谢。”她说，心里对这个大汉与那位音乐家之间的关系充满好奇。“你替他工作？”

他看看她肩上的袋子，然后看着她。“我负责他的安全。”

由于工作的关系，她经常在一些庆祝活动和特定活动摄猎镜头，所以和安全人员颇有“接触”。从她的经验而言，优秀的安全人员通常都会和人保持距离；他们敏锐的目光可以察觉每一件事，几乎不会错过任何风吹草动。这位邦大看起来太过高大而无法身手俐落迅捷，太睡眠惺松而无法看见危险。

仿佛读出她心中所想，他慵懒的双眼突然睁得锐利晶亮。“如果有人想对亚晨不利，”他说：“他们必须先对付我。”

“我明白了。”

“你真的明白了？”

她勉强地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你已经把话说得非常清楚，邦大。你的工作是保护你的雇主。”

“你答对了。亚晨从来不准任何一名记者耽搁他一分一秒的，但他却考虑准许你在进来几个星期。他并没有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他也不必说明。但是你必须知道，任何足以构成伤害的行为举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被人这么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奈儿不禁心想，不晓得有人保护而毫无安全之感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示警的话都表示过之后，邦大的态度缓和了一些。“当亚晨告诉我说你要来的时候，我着实吓了一跳。”

她牵唇一笑。“我敢打赌你一定不常被吓倒。”

“从来没有过。”他说，然后朝前门走。“请进亚晨正在等你。”



跟随邦大穿过一连串宽敞的大厅和房间，奈儿愈来愈紧张。她四周的颜色和景物都只是一片模糊，只有宽敞、舒适的印象，对于屋里的装潢，她根本无心去体会或欣赏，因为那不重要。她来此的目的是要看这个房子的主人，把他捕捉入镜。见他还是比较容易面对的部分；捕捉他人她的镜头或许才是最困难的部分。

邦大终于带领她进入一间位于别墅后方的大房间里。暖暖的阳光自一整排落地窗洒照进来，屋里格外明亮。待眼睛适应了光线之后，她立刻看见他。

他高瘦的身躯背光而站，身后是一望无际的蔚蓝的天空。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衫和一条乳白色的长裤，及肩的头发闲适地披垂着。他永远是一个性感的男人。

“亚晨，”邦大说：“这位是林奈儿，写真杂志的摄影记……”

“奈儿。”他说，黯沉的眼底掩不住迷惑。
他的声音听起来仿佛丝绒般温柔。她的害怕和

紧张顿时化为一股暖流，但长驻在她灵魂深处的痛苦几乎又立刻凝聚。一个温柔的声音改变不了那根深蒂固的忧惧，甚至连他的声音都不能，再也不能。

她强装自若地说：“嗨，逸晨。”

他走到她面前握起她的手。“再看到你真好。”

邦大看看两人。“你们彼此认识？”

“我们认识很久很久了。不是吗？奈儿。”

她淡淡地点点头。“是很久很久了。”

邦大半垂着眼看着她，但对逸晨说：“你要我留在这里吗？”

“不用了，谢谢。奈儿和我有些事要谈。”他牵唇半扬起一个微笑。“是不是，奈儿？”

“是。”

“那好，如果你要找我就叫我。”

“没问题。”

“我会把你的行李袋放在你房间里，奈儿。”

她几乎没注意到邦大的离去。打从一进入这间房里，她觉得屋里只有她和逸晨。再度看见他，再次和他如此接近，令她有一股昏眩的悸动，温暖而舒服。但前尘往事，旧情新伤，有太多太多的牵扯……

他缓缓绽开一朵微笑，这一回他的笑里才真的有一丝幽默，“你的气色看起来很好，奈儿。”

“你也是。”她说。

“这一次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四年。”

他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四年了。你就是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不能。”屋里一片静寂。她的声音甚至更沉静，但她可以听见自己狂烈的心跳声。

逸晨将双手插入裤子口袋。“但是现在你来了。为什么现在来找我？”

她耸耸肩说：“理由很简单，你这次的表演是新闻的焦点。”

他直勾勾地看了她好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到她刚才进来时他所站的地方。暖暖的阳光和轻轻的微风透过落地窗进入屋内。逸晨半侧着身体，面朝远处灰蓝色的大海而站。

奈儿将双手紧抓在一起，对于手掌的湿漉并不惊讶。当然逸晨会影响她。他向来都影响着她。

她穿过大半个房间走向他，细细地研究他，试着找出逸晨本人与她在过去四年来所听、所看的巨星逸晨之间的不同处。

当然有不同之处，而且有极大的不同。他是个有许多面的人，她不只一次地怀疑她能否捕捉到他的

灵魂。

在他的五官上找不到一丝温和。他的脸由不驯与刚硬的线条所组成。仿佛一张由暴风雨侵蚀而成的面孔。他深沉的黑色双眸随着他的心情或像冰石，或似两团火焰。他的身体颀长而坚硬，一副完全不服输的姿态。他非常容易吸引人们对他的注意，仿佛天生具有某种自然的力量。她当然被他吸引，而且一直是如此，从没改变过。

当她走近，逸晨的视线回到她脸上，他的表情锐利得足以碎裂两人之间的空气。“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你不曾试过和我联络，而其他入却用尽各种方法想和我联系，搭关系。

她用双臂环抱自己。“我从来不觉得我有权力要求和你见面。”

他眯细双眼。“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有这个权力的话，那个人就是你，奈儿。”

“我是不可能利用我们之间的交情的，逸晨。”

“那么，你打电话来要求说要来这里的拍照的事怎么说？”

“我并没有利用你，逸晨。这个任务对我而言很重要，我相信你会了解。”

“那么，让我了解。”

他眼里挑衅的冷硬目光令她战。“如果有任何你不愿意公开的情形，告诉我，我不会拍摄的。如果有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你不希望我在旁边，告诉我。”

“我不希望你在旁边？奈儿？”

他的声音沙哑，语气带着一点迷惑，仿佛她说的是外国话。奈儿告诉自己别多想。这个男人是善用声音和语言的专家。

“重点是，我不想突然闯进来而让你重新安排生活，逸晨。那不是我工作的方式。”奈儿说。

“告诉我你如何工作。我很有兴趣。”

“我搬进来待至直到我感觉我开始认识了解主题人物，包括主题人物的生活情形，他或她的家人朋友，他或她的周遭。然后我开始捕捉镜头拍照。不过当我工作时，我的主题人物通常都会忘了我的存在。”

他深沉的目光上下打量她一遍。“我甚至不能想像那种可能。”

“逸晨，你不必把事情想得那么难。”她吃力地把话挤出来。“我保证，我到这里不是来伤害你的。”

“但是你不会给我任何权利选择相片？”

“我不能，对不起。我从来不让任何一个人决定我所拍摄的相片。”